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明代唐宋派研究

黄摇毅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唐宋派研究

上编唐宋派总论	猿
第一章唐宋派概说	猿
摇第一节唐宋派名称之由来	猿
摇第二节唐宋派之形成与发展	愿
摇第三节唐宋派成员考辨	愿
第二章唐宋派与明代中叶文化思潮之演变	猿
摇第一节唐宋派与阳明心学	猿
摇第二节唐宋派与台阁体	愿
摇第三节唐宋派与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	缘
摇第四节唐宋派与嘉靖初风尚之转变	远
第三章唐宋派的文学理论	猿
摇第一节摇文道合一的“正统论”	猿
摇第二节摇直现天理的“本色论”	愿
摇第三节摇经纬错综的“法度论”	愿
第四章唐宋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猿
摇第一节唐宋派与后七子	猿
摇第二节唐宋派与公安派	猿
摇第三节唐宋派在明末的回响	猿
摇第四节唐宋派与桐城派	猿

下编摇唐宋派代表作家个案研究

第一章摇唐宋派的创始者王慎中	页愿
摇第一节摇王慎中生平概述	页愿
摇第二节摇王慎中的文学创作	页愿
第二章摇唐宋派的理论中坚唐顺之	页愿
摇第一节摇唐顺之生平述略	页愿
摇第二节摇唐顺之的学术思想	页愿
摇第三节摇唐顺之的文学创作	页愿
第三章摇唐宋派的推广者茅坤	页愿
摇第一节摇茅坤生平述略	页愿
摇第二节摇茅坤与《唐宋八大家文钞》	页愿
摇第三节摇茅坤的散文创作	页愿
第四章摇唐宋派的异类归有光	页愿
摇第一节摇归有光的生平和思想	页愿
摇第二节摇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页愿
结语	页愿
唐宋派四家合谱	
凡例	页愿
传略	页愿
年谱	页愿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页愿
后记	页愿

唐宋派研究

上编摇唐宋派总论

第一章摇唐宋派概说

第一节摇唐宋派名称之由来

摇摇唐宋派是明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代表作家为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嘉靖前期,唐宋派以批判前七子的姿态出现于文坛,标榜唐宋散文,廓清当时弥漫于文坛的复古风气,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唐宋派”一词,并不见于明清两代文人的著述,他们在论及明代中期文学的时候,经常是王、唐并称,如李攀龙《送王元美序》:

摇摇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①

王世贞《古四大家摘言序》:

摇摇明兴,弘、正间学士先生稍又变之,非先秦、西京不述,彼见以为溯流而获源,不知其堕于蹊也。夫所谓古者,不能据上游以

^① 《沧溟先生集》卷十六。

厌群志 ,而一时轻敏之士 ,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 ,群然而趣之 ,其在嘉靖间而晋(江)、(毗)陵为尤甚。^①

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

摇摇于鳞辈当嘉靖时 ,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文 ,而诗或为台阁也者 ,学或为理窖也者。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 ,诸君子坚意唱和 ,迈往横厉。^②

有以唐顺之和归有光并称的 ,如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

摇摇有为王(世贞)、李(攀龙)所摈斥 ,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 ,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 ,武进唐荆川是也 ;文词虽不甚古奥 ,然自辟户牖 ,亦能言所欲言者 ,昆山归震川是也。^③

艾南英《李龙溪近艺传》：

摇摇当国初时 ,制举一道尚属草昧 ,故金华(宋濂)之文章有以八股名 ,而三杨不以程文课士为相业。震川、荆川始合古今之文而兼有之 ,然未及于国也。^④

也有以王慎中和归有光相提并论的 ,如朱鹤龄《传家质言》：

摇摇崆峒、圭峰学秦、汉者也 ,而所诣何如王济之 ? 弇州、于鳞亦学秦、汉者也 ,而所诣何如王道思、归熙甫 ?^⑤

①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六十八。

② 《王奉常集》卷五。

③ 《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

④ 《天佣子集》卷五。

⑤ 转引自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有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三人合称的，如艾南英赞许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与前后七子相抗争，以维护古文正统的功绩，《与陈人中论文书》云：

摇摇古文至嘉、隆之间，坏乱极矣！三君子当其时，天下之言不归王（世贞）则归李（攀龙），而三君子寂寞著书，傲然不屑，受其极口丑诋，不少易志。古文一线得留天壤，使后生尚知读书者，三君子之力也。^①

黄宗羲《明文案序下》则把王、唐、归视作明代文章正宗：

摇摇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景泰、天顺稍衰，成、弘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正德间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练，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毗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②

也有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三人并论者，如吴伟业《致孚社诸子书》：

摇摇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模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毗陵扶衰起弊，崇尚八家，而鹿门分条晰委，开示后学。^③

有人则把王、唐、归和王守仁视作明代宗唐、宋文的四大家，贾开宗《侯朝宗古文遗稿序》云：

摇摇明初刘基、宋濂辈为古文辞犹有唐、宋文之遗意，至李梦阳、王世贞辈始舍唐、宋而宗《左》、《国》、《庄》、《列》、《史》、《汉》、

① 《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四八。

②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③ 《梅村集》卷三十九。

贾谊、扬雄之文，犹伪鼎伪瓷，貌似而神亡矣。故明三百年无古文也。嘉靖中王守仁、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四人始起而厘正之，然而茫茫，此道孤行。^①

综观明清文人所论，他们已看到王、唐、茅、归诸人在提倡唐、宋古文，反对前后七子盲目推崇秦、汉文章方面，具有共同的文学趋向和创作特点，赞扬了他们在古文创作上的成就，肯定了他们扭转一个时代文学风尚的功绩。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唐宋派的称号，但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把王、唐、茅、归视作一个足以和前后七子相抗衡的文学流派。唐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并不像前后七子那样形成一个文学社团，没有固定的人员，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的宗派意识，因此明清文人在谈到明代中期文学思潮演变时，并没有突出其流派的特点。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众多的文学流派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尽管他对王、唐、归、茅都有肯定的评价，对归有光尤其推崇，但始终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流派给以综合的评论。

遥遥首先提出唐宋派名称的是夏崇璞，他在 1644 年发表的《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一文中说：

遥遥弘治七子之以复古倡势也。七子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其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当时砥柱中流者，为王慎中、唐顺之、王守仁等。守仁为文，不主一家。慎中、荆川，力重欧、曾。演迤详赡，卓成大家，足与北地派相抗。至嘉靖中，王世贞、李攀龙复嘘李、何之焰而排王、唐。徐中行、谢榛等五人附之，是谓嘉靖七子。……归有光以一举子，起排世贞方张之焰，诋之曰“庸妄巨子”。世贞久亦心折，观其为有光作赞，盖大有悔意焉。有光深于经术，其文以欧、曾为归。时茅坤评刊荆川所选八家文而行之，艾千子又建豫章社，以衍有光之绪，而三袁亦创公安体，以宗眉山，唐宋派势力益巩固。虽夏允彝、陈子

① 转引自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龙辈试畅弇州之流,然已如死灰之不可复燃矣。^①

夏文述及明代文学流派的变迁,以及对唐宋派诸家的评价,皆未出明清文人所论,但他首次明确提出“唐宋派”,表达了鲜明的流派观念,说明他对于唐宋派的认知,较前人深入了一步。然而,他所说的唐宋派过于宽泛,把艾南英的豫章社和三袁的公安派都纳入其中,模糊了唐宋派的概念。因此,在他之后的一些学者,并没有接受唐宋派的说法,如陈柱《中国散文史》用“八家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用“宋文运动”来指称唐宋派,并将其成员局限于王、唐、归、茅四人。直至1957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再次提出唐宋派,通过对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文学理论的分析,揭示了唐宋派与前后七子文论的实质性对立,对唐宋派作了严谨的界定。此后,唐宋派的提法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认可^②。

摇摇唐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明代文学发展中的客观存在。文学流派本是西方文论的概念,但中国文人历来有强烈的宗派意识,拉伙结派、党同伐异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风气从政治弥漫到文学,至明代越演越烈。明代文学中各种派别名目繁多,但很多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流派。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应该有共同的文学理论或主张,有相似的创作风格 and 特点,还应该有一定比较固定的成员,成员间有密切的交往,或组成相应的文学社团。若以此标准衡量唐宋派,可以说基本上符合了一个文学流派的条件。唐宋派以效法唐、宋文章为宗旨,反对前后七子模拟秦、汉的复古主张,强调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提倡文从字顺,反对矫饰雕琢的散文风格,这是他们共同的文学立场。王慎中与唐顺之、唐顺之与茅坤之间有密切的交往,并对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唐宋派四大家中,归有光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出身经历、思想个性到文学宗尚、创作风格,归有光和其他三人有较大的差距,和其他三人也没有直接的来往。

① 《甲寅》第九期。

② 关于唐宋派概念形成的过程,参见贝京《唐宋派称名论略》,《求索》1983年第1期;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略》,《湖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然而,归有光毕竟在提倡唐、宋古文,反对前后七子模拟复古上,与其他三人有共同之处;从历史而言,历来将他和王、唐等人相提并论。以宽泛的标准来看,将他归入唐宋派也未尝不可。划分文学流派,确定作家的派别的归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容许采取相对灵活的态度。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思想和创作不可能完全一致,每个成员思想和创作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我们在分析文学流派时,应该求同存异,从实质上把握其基本点。

摇摇不过,与前后七子相比,唐宋派的流派特点确实并不那么鲜明,他们自己的宗派意识也不强烈。他们虽然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不满意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佶屈聱牙的散文创作,但并没有抹杀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诗歌创作的成就。王慎中、唐顺之自幼喜爱古文,深受李梦阳的影响,因此,他们对李梦阳还是相当尊重的。唐宋派也不像后七子那样,把持有不同文学观念的人视作仇敌,拒之于千里之外。吴维岳早年曾从唐顺之学诗文,后来在京师与李维芳等人结诗社,并援引王世贞入社。李攀龙进京,诗名大盛,王世贞弃吴从李。吴维岳不能相下,于是其名未被列入“五子”、“七子”。嘉靖三十七年,吴维岳任山东提学副使,数次拜访李攀龙,都吃了闭门羹。王世贞为吴说情,李攀龙说:“夫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①李攀龙对吴维岳曾随顺之学诗文耿耿于怀,闭门不纳。唐顺之要比李攀龙大度得多,尽管吴维岳曾与后七子的人交往结社,但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唐宋派诸家,不像前后七子那样具有浓厚的文人习气,除了茅坤性格比较张扬,其他三人都比较沉静谦抑,不喜欢自我标榜。这也使唐宋派的流派特征不那么明显。

第二节 摇唐宋派之形成与发展

摇摇唐宋派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倾向,极力推崇唐宋散文。

①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五十一《吴峻伯先生集序》。

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王慎中。薛应旂《遵岩文粹序》云：

摇摇荆川唐子与之遇于京师，相见大悦，谓其文类南丰曾子固，亟称于人士前。自是遵岩之名日闻四方，乞言者履集户外，而文遂传播海内矣。^①

王慎中与唐顺之在京师初次相见，是嘉靖十一年。顺之《答王南江提学》书云：“仆自入官，得请见于当世士大夫，盖三年而后见兄。一见则骇然异之，而兄亦过以仆为知己。”^②王南江即慎中，南江为其号。顺之作此书时，慎中在山东提学副使任，故以提学相称。顺之嘉靖八年举进士，授兵部武选主事，次年奔母丧返乡。至嘉靖十一年服阕，回京师任职，方得与慎中相识。李贽《金都御史唐公传》亦载：“壬辰（嘉靖十一年）改稽勋主事，调考功……于时王遵岩、陈后冈、高苏门皆以诗文名当世，一见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为然也。”^③

摇摇嘉靖十一年王慎中与唐顺之相识于京师，互相叹服。此时王慎中作文，已有曾巩风度，并对前七子模拟秦汉古文的做法颇有不满。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云：

摇摇（荆川）素爱空同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文章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以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④

慎中所言“文章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是针对李梦阳而发的批评。李开先《李空同传》云：“（李）诗袭杜而过硬，文工句而太亢。”^⑤李梦阳“雄豪亢硬”的风格，是他一味追求高格古调的结果。王

①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三。

② 《荆川先生文集》卷五。

③ 《续藏书》卷二十二。

④ 《李中麓闲居集》卷十。

⑤ 同上。

慎中认为文章自有正法妙意,不应该从形式上模仿佛古人。唐顺之听从了王慎中的劝告,放弃了仿效李梦阳的做法,文章的风格有所转变。此时王慎中和唐顺之尽管对李梦阳有所不满,但尚未摆脱复古风气的影响,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这是嘉靖十二年(癸巳)的事情,可以说是唐宋派的酝酿期。

摇摇嘉靖十五年,王慎中和唐顺之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并明确提出学习宋代文章的主张,标志着唐宋派的形成^①。王慎中在《再上顾未斋书》中说:

摇摇某少无师承,师心自用,妄意于文艺之事。自十八岁谬通仕籍,即孳孳于觚翰方册之间,盖勤思竭精者十有余年,徒加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如饮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为乐,而不知醒者之笑于其侧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弃物,天诱其衷,不即沦陷。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谬,其不见为大贤君子所弃,而终于小人之归者,诚幸矣。^②

慎中二十八岁为嘉靖十五年,时任南京礼部员外郎。他读“有宋诸大儒书”,独有味于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的文章。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云:

摇摇(慎中)升任户部主事,再升礼部员外,俱在留都闲简之区,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

^① 拙著《唐宋派新论》(台湾圣环图书出版公司,民国九十年版)指出:王慎中“二十八岁时为嘉靖十五年,这一年当为唐宋派形成之发始。”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猿期)认为唐宋派形成于嘉靖十二年,成熟于嘉靖十四年。

^② 《遵岩先生文集》卷十五。

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唐荆川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慎中)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①

《明史》卷二八七《王慎中传》载:

摇摇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摇摇王慎中和唐顺之所推崇者,主要是宋文,尤其是曾巩的文章,所以有人把他们称为崇宋派。但他们对唐代的文章,尤其是韩愈的文章,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顾璘《赠别王道思序》云:

摇摇夫天将兴一代之文,必生天资绝出之贤,力学好古以成其业,考之前代可见已。今余观于海内,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冠举进士为郎,读书过目成诵,文词烂然。尝主广东试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来为南京礼部主客郎中,会余,余称其试文,乃蹙然曰:“公罔某邪?某初学文,好拟古,最先《六经》语,已而学左氏,又之迂固。试文则是物也,殆扬雄所谓雕虫技乎?近乃爱昌黎,为文日见其难及,不知昔者何视之易也?”璘惊曰:“有是哉!今英贤并易昌黎文,而浅晦庵于道。子睿质强气,乃逊志如此乎?”……又数月,道思乃拜山东督学之命。^②

顾璘此序,作于嘉靖十五年慎中赴山东按察僉事任之前。他对慎中不受当时风气左右,于韩愈文章独有所好表示惊奇和敬佩。

摇摇王慎中和唐顺之幡然弃绝佶屈聱牙的秦汉古文,而归宗文从字

^① 《李中麓闲居集》卷十。

^② 《息园存稿》卷三。

顺的唐宋文,起初并不为人理解和接受,慎中《寄道原弟书九》云:

摇摇所寄来诸贤制作,得与舜臣共观之,大是快事。数君之才,当自不减古人,直以作文一路,所由非途,故其意无以自见,而材不得成。以其喜之至,亦重为惜之也。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今观诸贤,尚有薄宋人之心,故其文如此。吾尝谓自我倡明此道以来,海内英俊之士必有兴者,每每以语舜臣,渠辄应曰:“未之见也。”今观诸作亦尚如此,信乎舜臣之言矣。……以今贤好尚制作如彼,见吾所为文,得不以为宋人腐烂冗俗之病,而大笑丑诋之乎?不知此正所谓《史》、《汉》而兼根六经也。^①

王慎中、唐顺之文宗唐宋的主张,人多丑诋之,就是他们的好友也不一定理解。慎中《与陈约之》书云:

摇摇得读《湖广录》……余私心所不足于子者,惟第二问策,指斥宋儒,殊失其真,且诬其书以为读之令人眩瞀而不可信,是子于此数子之书,未尝潜心以读之也。夫学未到彼,则于其言宜未能知,既未之知,则其不信也亦宜,但不宜以己之不信,而遂斥立言者之非耳。^②

顺之《与陈后冈参议》书云:

摇摇仆尝闻兄绪论,大意以为必杂用王霸,乃可以适时而济务,而仆则多执泥古方,戛戛乎如以舟而行诸陆。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仆亦以此自胶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来,契分虽甚投,而议论常至左右。^③

① 《遵岩先生文集》卷二十。

② 《遵岩先生文集》卷十五。

③ 《荆川先生文集》卷五。

慎中书作于嘉靖十四年左右,顺之书作于嘉靖十七年,正是慎中和顺之始倡宗主宋文之时。陈束(约之)与慎中、顺之是挚友,三人皆名列“嘉靖八子”。陈束成就在诗而不在文,《四库全书总目》说:“束与唐顺之为同年,共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而所学不逮顺之,年仅三十余而卒,文章亦未成就。故顺之终以古文鸣,而束无称焉。”^①就思想倾向和文学崇尚而言,陈束与慎中、顺之多有不同,“议论常至左右”。

摇摇王慎中和唐顺之初倡“文宗唐宋”之说,虽多遭时人反对,仍锲而不舍地宣扬他们的主张,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是唐顺之和茅坤往复论文的公案。嘉靖二十三年,茅坤任丹徒县令。顺之致书茅坤,提出唐之韩愈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阳修、曾巩即唐之韩愈,学文当从欧、曾入手,上溯先秦、史汉。茅坤复书表示异议,认为文当以六经为本,效法《史记》,并表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唐顺之又作书答之,坚持己见。茅坤《复唐荆川司谏书》云:

摇摇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某初闻而疑之,又从而思之。其大较虽近,而其中之深入处,窃或以为稍有未尽然者。……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气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轂、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②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别集类存目四》。

^②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云：

摇摇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间灵秀清淑^①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道眼者乎。^①

关于这场讨论，后来茅坤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中叙述得很详细：

摇摇而自罪黜以来，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谁为吊其衷而悯其知？以是益发愤为文辞，而上采汉马迁、相如、刘向、班固，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与同时附离而起所为诸家之旨，而揣摩之。……近独从荆川唐司谏上下其论，稍稍与仆意相合。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惻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独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韩，犹汉之马迁；宋之欧、曾、二苏，犹唐之韩子。不得其致，而何轻议为也？”仆闻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乃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后徐得所谓万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谓司马子长者，眉也，发也。而唐司谏及仆所自持，始两相印而无复同异。^②

① 《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②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

茅坤致蔡汝楠书作于嘉靖二十六年广平府判任,此时离他与唐顺之书信往复论文已有三年。茅坤终于认识到往日之非,“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脱离不了李、何“尺寸古人”的窠臼,领悟到“万物之情自各有其至”,即万物各有其本色。韩、柳、欧、曾和司马迁虽然“琴瑟祝敌,调各不同”,但他们都能将万物之情会聚于心,发而为文章,便具有察物体情之效能。茅坤经过三年的探索,才认同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成为唐宋派的一员。由此可见,抛弃旧习,接受新的思想和理论,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唐宋派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摇摇茅坤的入盟,壮大了唐宋派的声势,王慎中、唐顺之也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扩大了唐宋派的影响。《明史》卷二八七《王慎中传》云:“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王、唐’,又曰‘晋江、毗陵’。”嘉靖二十年,王慎中三十三岁,在河南参政任考察报罢,此后一直家居,再也没有出仕。唐顺之也在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因疏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触怒了世宗,被削籍回乡。慎中和顺之赋闲在家,得以专心研讨学问,从事诗文创作,很快声誉鹊起,确立了在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李攀龙虽极力否定唐宋派改变复古风气的文学成就,也不得不承认“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①。

摇摇然而,王慎中和唐顺之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重道轻文”、“经世致用”的意识日益明显,使他们对文学创作采取了疏离,甚至是厌弃的态度。王慎中在《与郑环浦》书中说:

摇摇一时尚言之风,宜不为兄所满,况于词章,又所谓言之华者,宜其尽投烈火而无所爱也。弟因此言,亦窃有悟矣。习气已重,未能遽除,时时诵兄之札以自戒,庶其渐损耳。^②

王慎中还写信告诫在礼部做官的弟弟惟中,不要把精力放在诗文上,应该留心国家朝政典故,以备议论应用。他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① 《沧溟先生集》卷十六《送王元美序》。

^② 《遵岩先生文集》卷十七。